

散文精选

家 园

□ 达和

梅雨时节的分盐小镇,常常会被缠缠绵绵的雨雾笼罩着。在驻村最开始的半个月里,和阳光没打过几次照面。或许是因为烟雨和晴空相比,与水乡更贴切的缘故吧,雨中的小镇,便多了几许诗情画意。

如果站在分盐桥头不经意间转身回望,你会发现跃进河两岸的民居早已鳞次栉比连在一起,高低错落成一首清新隽永的小诗。如果继续往前走,移步到集镇中心的振兴路口,你会发现这条短短几百米的道路,却串起了两旁密集的店铺作坊,串起了小镇历史的沧桑,更串起了分盐人民对乡村振兴的热切期盼。

相传,分盐镇所在地古为盐市,明成码头,清设盐检司,故名分盐。乡亲们自豪地告诉我,穿镇而过的跃进河是一条人工开挖的河道,早年间祖辈们用曾经的肩挑背扛和挥汗如雨,换来了如今的岁丰年稔。几十年来,这条温顺的人工河,日复一日地向东流淌,并通过两旁众多的支渠,为乡亲们生产生活提供了充足水源,川流不息的河流联结着柴米油盐的日子。在数十年如水的岁月里,它不仅留下一河碧波,两岸绿柳的水乡风情画,更见证了分盐人民耕耕雨读、人水和谐的幸福新图景。

分盐是有名的江南北水,水网密布、河道纵横。在工作队驻地周边,有一片临水的枫杨林,树冠高大、枝繁叶茂。让我惊奇的是,竟有近千只白鹭不约而同选择在此筑巢养育儿女。为什么它们对这片树林情有独钟?我想,大抵是因为天清地美,鹭比人感受更深的缘

故吧。

每当晨光熹微或暮色四合,这里群鹭展翅、鹭鸣盈耳,它们或飞、或走、或停,或展翅、或戏水、或惊起,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俨然把这里当成了快乐的天堂。可以想像,每一个晨昏,成百上千只“雪衣仙子”,或倏然展翅,在澄碧的水面,映射出许多条洁白的弧线;或引吭高歌,在柔韧的林梢,呼朋引伴迎接新的黎明或黄昏。这是多么热闹热烈的场面,多么和美和谐的景象。

我一直觉得,白鹭是优雅的。它们一身素衣,翩翩起舞,好像能让时间都变得深情款款。从《诗经》“振鹭于飞于彼西雍”的白描,到《洛神赋》中“翩若惊鸿”的比喻;从唐代杜甫“一行白鹭上青天”的写实,到现代郭沫若“白鹭是一首精巧的诗”的赞誉……在数千年来的文学作品中,白鹭无疑都是优雅的。的确,鹭有一身洁白的羽翼,身型修长,躯干、颈、腿,都有着近乎完美的黄金比例,无论动与静,都充盈着浪漫的诗意表达。

“漠漠水田飞白鹭”,驻村时间久了,我便见到了王摩诘在《积雨辋川庄作》中描绘的景致——雨后白茫茫的水田里,一群白色小鸟,时而翩跹飞起,时而悠然落下。它们姿态优雅自如,动作灵巧潇洒,羽毛洁白无瑕;它们如新月般的细颈自然弯曲着,修长的腿亭亭玉立着,宛如水面上盛开的朵朵白莲,脱俗而清雅。

那一刻,忽然明白,大自然是如此神奇,能把一千多年前的景象一比一复刻于你面前;大自然又是如此

慷慨,千百年来把丰饶的物产馈赠给生生不息的人们。正如此刻我脚下这块饱经沧桑却又无比厚重的土地——分盐。

分盐人民的勤劳淳朴,可以轻易地从清晨分盐农贸市场琳琅满目的商品中感受到。天刚蒙蒙亮,刚捞的鲜鱼、泥鳅、小龙虾,刚捉的生鸡、活鸭,现采的菱角、藕管和莲蓬……便会蜂拥而至。不信你看不远处,挑着一担鲜豆角、鲜辣椒,滴着水珠的苕尖子和南瓜花的汉子,正趑趄着一双沾满露珠的半旧解放鞋,迈着轻快的脚步迎面而来。他远远地和老主顾打着招呼,任一抹朝霞恰好映在他的脸庞上,好似一朵刚刚绽放的莲。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如果到了傍晚,落日西沉、华灯初上,小镇又是另外一番风味。当街角的路灯渐次点亮,烧烤的香味便开始涌上街头。听房东大哥讲,中心路两旁的商户,都有自己的绝活,比如张家的烤猪蹄,李家的黄焖鸡,刘家的油焖虾,王家的水煮鱼……每当散步路过这里,锅铲的嚓嚓声、盘碟的碰撞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鱼虾肉笋,在油锅里翻滚;亲朋好友,在星空下欢聚……这便是生活对辛劳一季人们的深情抚慰。

月色如水,晚风温柔。转过熙熙攘攘的街角,不远处一望无际的稻田里,禾苗正在努力生长。跃进河依旧在悄无声息地流淌,我不由自主地放慢脚步,怕惊扰了枫杨林里白鹭甜美的梦乡。因为,这里也是他们的家园。

诗与远方

山居调色盘

□ 林秀英

苔的呼吸
正打开山的大门
吱呀一声
划向远古的安宁
这里有人吗
蔓藤摇曳,似答非答

松鼠搬运松塔
推开虚掩的窗户
画笔停在半山腰
正在等待古人的马匹
是否有一支短笛
声音缭绕,似画非画

松脂的纹路
滴落山泉的尾音
鸟羽的忧伤

扇动天空的脸色
时间抽出丝线
缝进薄暮的经纬

池塘岸边的漂浮
在风声里发芽
惊动了山影的鳃
泥土的新声
丈量这里的星空
而谁是这里的主人

一片云坠入
星子在幽邃的晌盼中
学会了植物的语言
与整个山谷交谈——
根须正穿过画
向更深的寂静里生长

七律·夏回长湖

□ 孙斌

荷钱几点夏温柔,湖面渔歌引鹭鸥。
观物奇生时态好,垂竿趣悟水云幽。
诗声得意留青眼,乐事邀朋共画舟。
会有菱塘弄风月,闲身亦似谪仙游。



家园:监利城市风光。(徐祖林 摄)

季候物语

夏日里,家乡天气很热。为了消暑,小时候,我总是趁着父母做饭的间隙,溜出家门,和儿时的玩伴一起到村前池塘里游泳。

那时和我一起游泳的伙伴是瘦猴、大牛、大马、萝卜干等人。我们常常在偌大的水塘排出一排排小鲜肉,伙伴们白白嫩嫩的肉身,和那金灿灿的午后阳光、翠绿的杨柳枝、灰黑色的水牛一起成了村里独特的风景。

游泳时,我和伙伴们时而伸臂蹬腿、时而踩水、时而蛙泳、时而打扎猛,不停地变换着泳姿,尽情展献泳技。游累了,我们还不不停地向水牛、向伙伴身上泼水,伙伴们或钻进水中躲避、或露出水面相互打水仗。大家你追我打,一任凉凉的塘水顺着我们的小脑袋、肩膀、胸脯往下流淌,畅快地享受水中的清凉,将夏日的

那些被追喊的夏天

□ 饶哲生

闷热和不快抛到了九霄云外。

“快点,我们家大人来了,大家快上岸!”经常当我们游兴正浓,毫无顾忌地相互追逐、彼此肆无忌惮地傻笑的时候,总有一个耳灵听到家长脚步声的伙伴突然喊我们回家。但有人提醒,大家还是恋水,不肯起身。“是啊,我们快上岸吧,待会儿儿女人来了就怪不好意思的。”有时我们也怕异性的突袭,但更怕回家挨大人的板子。为了救场,我也时常不忘提醒大家“收兵”。

不过,有时也真的应验了伙伴的提醒,我们家大人常常在我们玩得最嗨的时候,来池塘边“查岗”。记得有一次,大马的妈妈胖娘,大半晌没看到大马,胖娘就急了,她慌慌张张地奔到池塘边,在人群中急速地寻找儿子大马,当看到大马还站在塘中不动的时候,她爆着嗓子拼命地喊:“大马,快回家,你个鬼儿的,不在家里

夏雨喜催栀子洁

□ 周天平

啦!蜂飞蝶舞,清香绕鼻尖。

清晨的露珠,不想离去,仍想在栀子花瓣上。看那含苞欲放的花骨朵,两头尖尖如纺锤,浅绿花瓣,呈螺旋状包裹。或有绿萼渐脱,换了素妆,几片绿叶托着,一根细细的绿茎顶着花萼,仿佛少女待闺中。

风拂雨润露浸,栀子花缓缓绽放,层层叠叠打开,黄色的花瓣蕊静卧其间。洁白如玉,冷玉无瑕,叶是绿云护,花如白玉簪。好一朵美丽的栀子花!

仲夏雨淅沥,撑把伞,来到栀子花丛旁,闭上眼,深深

夏天的味道

□ 陈春霞

茶具,也没有名贵的茶叶,只有大肚的玻璃杯作伴于一盒菊花。当花瓣在沸水中告别蜷曲的内敛,继而渐渐舒展昔日的情态,水中味道便于朴素之中多了一份明艳。离开枝头的菊花,在一杯清水中绽放了整个夏天的清爽。喝茶的时候,适合翻一本心仪的书,茶香袅袅中,更有淡墨之味款款而出。在一片淡雅中,仿佛走进幽深的林间,在一棵树下席地而坐,看流水潺潺,听鸟声婉转,人生的沉浮起落皆成烟云,生命回归于最单纯的状态。

夏天的傍晚,我喜欢沿着田间小路走走停停,等风从四面吹来。你闻,凉风带来热烈的味道,那是草叶的清甜中夹杂着泥土的腥味,它既活泼又深沉。是的,夏天是生长的季节,草木葱茏,极尽生命的繁华;淡黄的稻

好好写作业,居然跑到塘里来游泳,你要是有个什么,还要不要你娘活啊?”喊完之后,她又连蹦带跳、扎心地挥舞着手臂催大马快上岸。她边喊边挥手,口中的唾沫星四处飞溅,引得我们伙伴哈哈大笑。笑过之后,大马不好意思地缓缓上得岸来。就在大马上岸的间隙,我们各自的父母都先后来到了水塘边找我们,一场欢快的纳凉战,在父母深切的关怀下匆匆收场。

岁月匆匆,一晃眼,村前的池塘竖起了雄伟的高楼,村里再也没有池塘,往日的小伙伴们为了生计,都在大江南北劳碌奔波。不能再和小伙伴们一起戏水,但池塘未凉,友情犹存,那些被追喊的夏天依然历历在目。如今,为人父的我们也深深地懂得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无论我们多大,我们永远是父母心中的孩儿,我们的平安得益于父母每时每刻的关心与呵护。

地呼吸,沁人心脾。哇,真香!蹲下身,想抚摸一下栀子花,又怕惊扰了她的好梦!月上柳梢头,观花黄昏后。我喜欢绕着栀子花丛散步,仰头望,有白云飘向那轮金黄的圆月,是不是人间的栀子花飞到了天上,是不是嫦娥要一朵栀子花插在她的闺房的白玉瓶中?我想,爱美的嫦娥一定也爱人间的栀子花,广寒宫里也定有栀子花飘香。

晓雾浓,鸟失语,雾隐花容,液香盈袖。太阳射出万道光芒,薄纱笼枝头。再看栀子花,别有一番情趣。素颜朵朵迎红霞,温婉如玉,洁白如瓷,淡淡素雅,香满人间;

花依次盛开,娇嫩的玉米穗张扬着勃勃生机……生命在夏天积攒力量,准备好迎接成熟的秋天。人生的夏天也当如此,在岁月积淀中等待下一个沉稳的“季节”。
夏天的田野,要是一场雨,我可以赤脚走在长满青草的田埂上。当雨水在脚缝间游走,柔软的小草轻抚脚背,记忆就在心间奏起了温柔乐章,童年的微笑重临于我皱纹渐生的眼角。挽起裤腿,在小水沟里用脚板驱赶一群小鱼入篓;戴好草帽,去溪边捧回一把山莓;爬上树杈,在绿叶掩映中摘几个水蜜桃。在朦胧的水雾中,过去与现在交织重叠,生命的美好藏在每一个普通

的瞬间,那是夏日里恬静的味道,更是值得珍藏的时光。
夏天的味道,在每个认真走过的夏日里驻足,又从我深情的笔端轻轻流出。

生活感悟

盛夏三重奏

□ 赵文博

曾见过《航拍中国》里的闪电湖,那里的夏天带着灵动,冲击着人的眼球。跟着航拍的视角从云层俯冲而下,闪电湖蜿蜒着镶嵌在辽阔无垠的金莲川草原上。正午阳光倾泻而下,摄人心魄的宝蓝色由湖心向岸边渐渐晕染成清新的翠绿,恰似一道闪电。草浪层层叠叠一望无际,与湛蓝的湖水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湖面上,成群的水鸟低飞盘旋,时而在水面嬉戏追逐,时而钻进翠绿的芦苇丛中觅食。我沉静在这片仙境里。原来夏天的舒适并非刻意寻觅的清凉,而是闪电湖这般,以天地为幕造就的宁静。

想起另一次清凉邂逅。去年盛夏,我和家人驱车驶向草原天路,只为奔赴一场与自然的相约。车轮碾过天路界碑的刹那,一条宽阔的沥青公路如巨龙般的盘旋在连绵起伏的山间,两侧的草原如绿色绸缎,在天地间铺展。阳光镶上金边,随着地势起伏翻涌成浪,银灰色的风车像守护天路的卫士,矗立在广袤的天地间。头顶的天空蓝得纯粹,大团大团的云朵像蓬松的棉花糖,悬在触手可及的天际,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角。此刻,世界安静得只余自然的呼吸,时间也慢得近乎停滞。摇下车窗的瞬间,风里突然漫进泥土与野花混合的清甜,仿佛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抚去积攒多日的疲惫。

草原天路的辽阔让人心醉,而书中的冰山梁,又以另一种姿态,诉说着盛夏的别样之美。翻开《中国地理秘境》,我仿佛看到了一本立体的地质教科书。自山脚下仰望,阔叶林郁郁葱葱。越往高处攀爬,湿气渐浓,针叶林在云雾中若隐若现。待至巅峰,凛冽山风裹挟着寒意袭来,低矮的灌木从在风中瑟缩,勾勒出植被与气候抗争的生命图谱。山脚下的暑气蒸腾,到山腰处云雾如轻纱般悄然漫卷,湿气浸透衣衫。当终于抵达山顶,突如其来的寒意与山风让人猝不及防。也难怪作者会感慨:“冰山梁不仅是夏日避暑的清凉秘境,更是一方能让心灵沉淀、涤荡尘埃的自然道场。”

盛夏的美,是天地间极致的造化。无论是灵动的闪电湖、辽阔的草原天路,还是深邃的冰山梁,都在记忆中汇聚成一首悠扬的三重奏。它们以独特的方式演奏着夏日的舒适,让我们忘却尘世的喧嚣,在自然的怀抱中找到片刻的宁静与清凉。

清晨步入古巷,便如坠入一幅晨雾晕染开来的水墨长卷。

脚下历经风雨洗礼的青石板路,被岁月打磨得湿润如玉,泛着幽微的光。石缝中的青苔绿得鲜活欲滴,晶莹的小露珠还未完全散去,一闪一闪情朝我眨着眼睛。天光从枝叶间斜斜下来,唤醒了半墙沉睡的藤蔓,“小巷人家半掩扉”,一扇半开半掩的斑驳木门静静伫立,门缝里透出几缕微光,像一句欲说还休的邀请。我不禁生出探究的好奇,又怕惊扰了那份安然。

若逢细雨绵绵,更是妙不可言。雨丝叩黛瓦,发出沙沙低语。那一刻,我忍不住遐想,明晨巷口是否会传来“卖杏花咯——”的清脆叫卖,为这古巷添上灵动的一笔。古巷用它独有的语言,悄声呢喃着岁月的光影。这份独有的静谧,如一泓清泉,缓缓浸润着疲惫的灵魂。

这样的画面,总让我想起纪录片《巷里巷味》的动人场景。晨光轻柔洒下,巷口小店的卷帘门带着慵懒的吱呀声,缓缓升起。店主不慌不忙地搜好食材,归置锅碗瓢盆,手里的抹布带着节奏,一下下拂过桌椅。炉灶里的红炭被轻轻拨弄,锅沿边升腾起的白雾轻柔盘旋,香气悄然在空气中漾开。隔着屏幕,那香气似乎已飘进了我的鼻尖,瞬间抚慰了清晨还带着些许倦意的胃。

零星早起客寻来,寻得靠窗或临街位静坐,眼神唯有对早餐的纯粹期待。互不打扰,尽享悠然。原来,古巷的静谧并非寂然无声,而是被日常的烟火与人情温柔填充,成为生活最黏帖的本色。

在地球的另一端,也有同样的安然。我曾读到余秋雨笔下的《小巷老门》,他在文章里描绘了一条西班牙古巷。夜里,城市渐渐平静下来,小巷“幽幽延伸”。他们要寻找的,是一个弗拉门戈舞蹈团的私房演出地,可门牌号明明就在眼前,那扇老式木门却“寂无声”,外面“竟毫无印迹”。当他和友人轻轻叩开门,才发现一个巨大的场子竟坐满了人,但“谈话声很小,桌上烛光抖抖”。巷子里仿佛有一种约定俗成的默契,让那份静谧啊,不仅仅只是外面看得到的沉寂。余秋雨彼时心头一叹,原来真正的艺术就隐藏在最静谧的角落里,不张扬,不喧哗,却拥有着足以震撼人心的力量。

小巷静默,却诉说着比任何喧嚣都更动人的故事。

推开闺蜜家的门,我就像一脚踏入了流淌的诗行里,她迫不及待地给我介绍一上午的杰作。第一道菜是几块煎得油亮金黄的豆腐,摆在青瓷盘里,洒了些碧绿的葱花和洁白的茉莉。她说,这叫“夏荷映雪”,取的是那绿意点缀在素白之上的清雅别致。咬开薄脆的外壳,浓郁的豆香里还带着一丝淡雅花香,余味无穷。

接着是“荷风送香”,碧绿绵密的豌豆泥铺底,宛如荷塘,粉嫩河虾和三色蛋点缀其间。入口鲜甜清爽,仿佛夏夜晚风拂过舌尖。最后上的是碗甜汤,莹润的莲子和雪白的百合炖得软糯清甜,她还特意沾了一小撮干桂花,撒在汤面上,管那叫“碎金”。这碗汤叫“夏夜流萤”,寓意日子如流萤闪光般美好。这一餐饭下来,我仿佛尝尽了整个夏天的风物诗。原来,最动人的诗意,竟藏在这三餐四季的人间烟火中,温柔流淌。

这样的诗意不止于餐桌。在生活博主李子柒的视频里,食物被赋予庄重的仪式感和东方方式的含蓄诗意。午后蝉鸣,李子柒蹲在田埂上,指尖灵巧地探入湿润的泥土,为豆角梳理乱发。阳光从瓜架缝隙里筛下来,碎成光斑,跳跃在她素净的草帽和专注的侧脸上。她起身,从木桶里舀起一瓢清冽的井水,手腕一扬,水落在作物根部。豆苗贪婪吮吸着甘霖,嫩绿的叶片在阳光下尽情舒展。这一连串利落的动作,将简单的劳作酿成了一首铺展在土地上的田园诗歌。

这种将生活品出诗味的巧思,古已有之。读《浮生六记》,总会为芸娘的巧思赞叹。她用象牙白的竹笋和软嫩如脂的豆腐做成五瓣花片,缀上几丝胭脂红的火腿作蕊,衬上碧绿的菜心梗做枝。巧手拼就后送入蒸笼,不多时,雾气升腾,一碟“梅花”便在朦胧烟雨中悄然绽放,故取名“梅花盒”。夏夜,月色如水,她提篮行至荷塘,择一朵含苞的荷花,轻柔地拂开花瓣,将细纱包裹的茶叶藏入花心,静待月光与露水将一夜花魂浸透茶中。翌日晨曦微露,芸娘赶在花开前将茶取回,以清泉烹煮。氤氲的茶气里,每一缕呼吸都带着莲花的清芬。布衣菜饭,亦可乐终身。于她而言,诗意并非附庸风雅,而是早已渗透在材米油盐的日常之中。

从芸娘的荷花茶,到李子柒的田园诗,再到闺蜜餐桌上的“夏夜流萤”,诗意从未远离。只要我们放慢脚步,用心感受,就能将寻常烟火,过成有滋有味的诗。

烟火诗心

□ 王溢凡